



青青

青青

Qing
qing

一颦一笑，颠倒众生；
一花初绽，倾国倾城。

兜兜麽

著

Doudoume

Zhu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BAI HUA ZHOU ART AND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

青青

兜兜麼 著
Daddoume Zhu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青青 / 兜兜麽著. — 南昌 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
2018.7
ISBN 978-7-5500-2831-9

I. ①青… II. ①兜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06419 号

青青

兜兜麽 著

出版人	姚雪雪
责任编辑	郝玮刚 陈少伟
特约编辑	易思嘉
封面设计	 ABOOK 壹书工作室 初初 / 威舍 Design
出版发行	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	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A 座 20 楼
邮 编	330038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湖南关山美印有限公司
开 本	880mm×1230mm 1/32
印 张	10
版 次	2018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字 数	200 千字
书 号	ISBN 978-7-5500-2831-9
定 价	36.00 元

赣版权登字 05-2018-225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, 影响阅读,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C O N T E N T S

正文

001

番外一

初遇

297





目

录

C O N T E N T S



番外二
春游

302

番外三
我是元麒

311

元祯二年冬，晋王陆震霆在太华山下追一只白狐。

时值寒冬，遍地是雪，白狐灵巧，浑身无一丝杂毛，一个闪身就寻不着影子。陆震霆正值苦闷之时，一口气不顺，径直追到山脚暨阳宫，非活捉那白狐不可。

暨阳宫原是前朝皇帝行宫，因位置荒僻，现拿来安置前朝旧人。

他领着护卫，驾着马，径直越过宫门。

胯下白蹄乌在园中绕一圈，只看见满目凋敝，哪还有白狐身影。正要恼，却听身后孙达一声大吼：“在那儿！”小狐狸溜烟钻进东小院，没了身影。

陆震霆口中骂一句“小畜生”，当即下马闯进东小院。

这院子与外面又不同，如果说外面是垂死挣扎的冬雀，这小院就是天外飞来的一抹春，小小一方天地也打理得春意盎然，这个时节竟还有兰草飘绿，世外桃源也不过如此。

陆震霆不觉脚步放轻了，隔着厚棉袄子做的门帘，听到里面一段黄莺婉转：“你这小东西，恁地顽皮，一早不见影儿，等春儿烤好了栗子，你倒知道来讨吃……”

只听一段声，陆震霆都被撩得身子酥了半边。好歹他还记得要抓狐狸，当即不等，撩开帘子冲了进去，这样急匆匆的，也不知是为了狐狸，还是为了人。

屋内简陋，只一张桌、两只凳，中间一个小炉生着点点炭火，两个身量细瘦的小姑娘凑在火炉边说话剥栗子。那该死的小狐狸也在，见了他立时往房梁上蹿，占着高处瞪着两只圆溜溜的眼睛看这帮悍匪似的男人究竟要如何。

陆震霆这下倒管不着狐狸了，一眼望过去，这屋子可取的也就那么一双眼，一个小美人，仿佛皑皑白雪中的一朵红芍药，艳得让人挪不开眼。

“你们是何人？这可是皇家行宫，由不得你们放肆。”穿绿衣的年纪稍长，虽满脸惧色，却仍挡在“悍匪”面前。

孙达应她：“此乃当今晋王，还不快快跪下行礼！”

陆震霆却不理，只皱着眉对绿衣姑娘道：“让开！”

春儿坚持不让开，反而把手抬高，将她背后的女子遮个严实。

孙达惯会料理这些，知道主子如今又起了想法，方才惊鸿一瞥，他只瞧见一双琉璃眼，晶莹透亮如海中珠，也难怪主子会动心。当下不敢多想，他领了两个人上去将绿衣丫鬟拉开，露出藏在背后娇俏可人的少女。

少女以袖遮面，只留一双眼，分明是垂眸看着地面，却总让人觉得含情脉脉。

陆震霆心痒，顾不得许多，上前捏住她下颌，强迫她抬起头来。

这下狐狸没找到，反而找到一颗沧海明珠。眼前人分明是荆钗布裙，粗陋不堪，却偏偏生得眉眼如画，娇媚可亲，一眼打量下来，总觉得一丝瑕疵也无，是个世间难寻的美人。

陆震霆松开手，眼见她下颌红了，真是碰都碰不得的玉人儿。心头火起，他恨不能此刻就动手。但碍着礼数，又想着这到了手的东西何须心急，他便耐着性子问她：“你何人？因何在此？”

春儿眼见至此，五内俱焚，连忙抢过话头来答：“回王爷，奴婢是前朝宫中女子，随着前朝旧主儿来暨阳宫伺候，眼见今儿落雪，便相邀跑这小院来偷回懒——”

“没问你！”陆震霆一个眼色，孙达立刻拿粗麻绳将春儿的嘴堵了，只任她呜呜地流泪。

陆震霆面前那位却不疾不徐地福了福身，字字句句不卑不亢：“鄙乃前朝陇庆帝十一女，戴罪之身不敢贸然相迎，还望王爷恕罪。”

陆震霆嗤笑道：“没想到陇庆老儿还做了点儿好事，好歹留了个……”余下的话却未尽，瞄一眼孙达，仿佛是懒得多说，“带走！”

春儿一听，急得慌慌张张向前扑，又听见身后小黄莺开口：“卑贱之女不敢与王爷同行，且暨阳宫之人去留都须报今上拟定，请王爷三思。”

陆震霆丝毫不理，他只望一眼房梁，边走边与孙达道：“今儿没抓着狐狸，抓只小鸟儿也不差。”

孙达立时跟上，附和道：“奴才也没料到这深山之中竟有如此殊色，要说起来还真得赏一赏那刁钻的小畜生。”

陆震霆当即笑起来：“你与畜生计较什么？放了它便是赏它了。”

再出暨阳宫，想到有美如斯，陆震霆来时的郁结仿佛顷刻间散去，横竖也不过是个死，何必挂怀？

青青就这样独自一人离开了她本以为要枯守一生的暨阳宫，被推上马车时仍觉身在梦中，她握住手中凉透了的栗子，偷偷从车帘缝隙向外看，瞧见苍茫雪原无边无垠，一匹通体乌黑的汉阳马打着响鼻不疾不徐地走在前面，马上直挺挺坐着的正是今日闯入东小院的男人，青青记得他鼻高眼深，长着一张残留着异族人血脉的脸，想来这群关外人虽百年前改了汉姓，却仍改不掉骨子里逆流的外族血统。

她闭上眼便能想起他捏住她下颌强迫她抬头时的眼神，似恶狼盯住猎物，垂涎欲滴又志在必得。

“阿姆……”青青闭上眼，轻声喟叹。

晋王府建在城东一块旧地上，傍着矮山一座，活水入园，又是刚刚落成，依着江南园林的风格新造，并非前朝旧府邸，放眼京城，这算是独一份儿的恩典。

青青被安置在王府西南角一处名为“玉笙”的小院当中，早有人安排好，一进门就有丫鬟婆子将她洗刷干净，或是因近来不大太平，还要将她通身检视一遍，唯恐她带着凶器行刺。

青青这辈子哪受过这些？但要哭也没人听，家人亲眷早就不在世上，暨阳宫里独独与她做伴的春儿也恐怕再无相见之日，再多眼泪都只能忍着。等这些程序过了，她被按在妆台前任王府的丫鬟梳头上妆，适才听到一句赞叹。

“迎了那么多个，今儿也算奴婢开眼了。”那人透过铜镜看她，啧啧称奇，“这眉，这眼，也难怪王爷动心呢。”

青青却懒得往镜子里多看一眼，她自始至终一声不吭，自然有人问：“莫不是个哑巴吧？”

另一个老婆子道：“哑巴又怎的，爷们儿也就爱这身子，不吵不闹的更好。”

青青一概不理。她们收拾妥当，将幔帐一层层放下，都退了出去，任她呆坐在榻上。

夜深，她起初惊惧交加，到现在已入断头台，反而不那么焦急，只觉得闲得慌，便站起身在屋内巡视。

她一动便有丫鬟来问：“姑娘要叫人吗？”

青青不答，从小几上拿上一本翻了一半的书，她不肯轻易自己伸手，好在从妆匣里找出一只金镊子，用来夹住书页，一页页翻过去，原来是《诗义折中》。这书该是十岁孩童开蒙之物，偏不晓得这里住的是何人，竟闲来读这些。

略读两页，忽觉目光灼热，一抬头才发觉陆震霆不知何时已立在幔帐之后瞧了自己许久，她一时不知该行礼还是起身迎他，便僵在那里，一语不发。

但陆震霆大约是中老手，他信步走来，半点儿不适也无。

他凑近她身边，低头问：“在看什么？”

青青放下金镊子，垂首道：“不知是谁把书落在这儿，我斗胆翻了一下，还望王爷恕罪。”

陆震霆带着酒气在她对面落座，满不在乎地说：“不用这么拘谨，什么罪不罪的，我这儿没那么多讲究。倒是你，闹了这么久，还不知你叫什么名儿。”

“原有一封号，凤仪。”

“有小名儿没有？”他见她垂头，偷偷拿眼睨他，面前人唇红齿白，怎么也看不够。

“阿姆唤我青青。”

“青青？”他声音低沉，这两个字到他喉咙里，仿佛别有一番滋味，“是个好名字，听起来娇得很。”

青青却又道：“王爷几时放我回去？暨阳宫少了人，必定要上报，届时……”

“岂需你忧心这些？”陆震霆顺势握住眼前如柔荑的雪白玉手，一入手才知，真如书上所说，柔弱无骨，细腻柔滑，他暗地里感慨这么些年花丛过，倒真真都是白费，哪个比得上眼前之万一，便一刻也等不了，就要与她共赴春宵。

陆震霆身材高大，一起身便占了她眼前的光，只留下暗色的影，却

也更衬得她娇娇无力，弱不胜衣。他伸手掐住她腰腹，一把将人捞起来往热炕上去，口中仍说：“那狐狸引我去寻你，便是你我的缘分，管他什么前朝公主，到了爷手上，就是爷的人。”

将人一下就甩在床上，他迫不及待地吻上那双想念已久的唇，真真如脑中所思，红唇饱满，口脂香甜，怎么也吮不够，含不够，便想缠着一只丁香小舌搅个天翻地覆才够。

他急匆匆去解衣裳马褂，望见床上的青青媚眼如丝，他更是急迫，恨不能立时生吞了她，揉在腹中品个尽兴。

陆震霆横跨在床上，按住她两肩，往来间只剩粗重的呼吸声，身下人无一处不美，无一处不好，他等得不耐烦，俯在她耳边说：“亲亲，爷今儿就让你知道做女人的妙处。”说到此，就要把美事做成，却见美人眸中冷光一闪，抽出藏在被褥底下的匕首骤然向他刺去，刀锋入了皮肉，只差半寸就能刺了他的心。但他攥住她手腕，再也动弹不得。

陆震霆夺了匕首，将她往床下一拽，她便落在长绒地毯上，顾不上露出的美人肩，竟是一刻也等不得，还要去抢落在床边的匕首，让陆震霆当胸一脚踹得半天不见动弹。

王府的老公公金达应声闯进来，立时叫人拿下青青，再去查探陆震霆的伤势。

陆震霆胸口受刀，正丝丝往外冒血，他抬手示意金达不要紧，只问青青：“你究竟何人？为何行刺本王？”

青青咳出一口血来，长发覆了半边脸，成了个女鬼模样，恨切切道：“那年今日，你领军闯入宫中，亲手用弓弦勒死了我父皇，今日若不取你性命，我如何对得起秦家的列祖列宗！”

当晚上过药，陆震霆吩咐金达不许声张：“被个女人插一刀子，传出去不嫌丢人？都给我闭紧嘴，谁要敢乱传，爷先要了他的命。”

可怜夜里也睡不好，翻来覆去的，他满脑子都是青青俯趴在床下长发遮面的画面，柔柔弱弱却又坚韧不摧，自始至终一句求饶的话都没有，真令人平白生出一股敬意来。更何况……他下面那位小兄弟竟然还在昂首挺胸，一刻也不放松，是个彻头彻尾的叛徒。

他实在忍不得了，天没亮就命金达把人提到花厅里亲自审。

金达去柴房提人，眼见这数九寒冬的天气，青青还穿着昨日被扒得七零八落的衣裳，紧闭双眼昏睡在柴堆上，他心里暗道不好，忙吩咐徒弟孙金顺儿去找一件旧披风来，自己却蹲下身偷偷把青青的脉。见她转醒，金达即刻跪倒在地行一大礼：“臣廖如洲拜见殿下，殿下万安。”

青青睫毛颤动，并没有过多的表情，只说：“你太爷爷可好？”

金达没敢抬头：“太爷爷在宫里……伺候新君。”

青青神情一窒，随即感叹：“他可真是好本事。”她身体虚弱，又受过陆震霆一脚，浑身无力，实在撑不住，便闭上眼先缓缓。

金达道：“太爷爷也有他的难处，还望殿下多多体谅。不过今儿臣长话短说，稍后王爷要见殿下，等审问过后，或杀或埋都由臣来经手，殿下放心，臣一定安排妥当，兴许殿下明儿醒来就在太爷爷府上了……”

青青一个字不答，金达只当她默认。等金顺儿回来了，拿一件鸦青色旧披风给她裹上，便领着人到了小花厅里。

陆震霆就坐在一张春榻上，端着茶杯品着年初新献上来的太平猴魁，花厅外架着个小高台，江南花旦身段妖娆，正唱着风流旖旎的《莺莺传》。

一路跟来的有两位老妇，一左一右挟着青青，两人站定行礼回话，她便失去依仗，顺势跌落在牡丹团花地毯上，可怜那件鸦青色披风衬不起她明艳可人的脸，倒更显得她纤弱病态，不堪一问。

陆震霆转着手里的一对四棱狮子头核桃，眉头没来由地抽。难怪张飞要月下斩貂蝉。这样的容貌，占尽天下优势，任你再硬的心肠也狠不下心。他一抬手，把人都赶出去，戏也停了，只令金达留下。他问青青：“昨儿的匕首从哪里来的？这王府里还有你的内应不成？”

青青垂首一笑，嘴角满是不屑：“如有内应，何须我亲自动手？王爷自己房中的东西，为何要来问我？如真要说有内应，那也是老天爷给机会，可惜……”

“可惜老天爷不肯帮到底。”

青青胸口一阵钻心地疼，只得俯下身咳嗽。

陆震霆听着那咳嗽声，觉得心惊，皱眉问：“伤着肺了？昨儿没给大夫瞧瞧？”说完就看金达，金达却也委屈，为难道：“王爷，这……”



昨儿爷没给吩咐，奴才便不敢自作主张。”

陆震霆把核桃撂了，也没去扶人，只伸了伸腿说：“让莺儿继续唱，金达——”

“哎，奴才在。”

“请个郎中来，再给她找个地儿住。”

“这……”金达倒是愣了，脑子转不过弯，“那行刺一事……”

“什么这啊那的，让你去办你就去办，办不好回头爷再办你！”

金达苦兮兮地把差事应了，心想早知道昨晚应当先斩后奏，至多在陆震霆这儿挨一顿板子，也好过现在由太爷爷收拾。

陆震霆却在看青青，她从进门到现在连眼皮都不抬一下，仿佛他们说的都是旁人的事，与她没有半点儿关系。他不由得心里难受起来，也说不清什么感受，只觉得又烦又闷，仿佛回到多年前，他跟随父汗进京谒见胧庆帝时，这些四九城里养尊处优的贵人将他们视作茹毛饮血的野人，话是一句比一句客气，但眼里写满轻鄙。

他知道她看不上他，却偏要逼她抬头。

他站起身走到厅中，仍然是一只手捏她下颌，强迫她仰起脸看向他：“爷不杀你，爷就要让你亲眼看着这江山改姓，看着你秦家的人一个接一个地死去，断子绝孙。”

他说完，青青眼神一黯，似乎在抖。

他烦得很，撒手便走了，路上却想着刚才不该把话说得那么狠，毕竟是个女人，又娇娇弱弱的，跟她计较什么？

一转眼走到外院，金顺儿跟上来问：“王爷打算去哪儿？需不需要奴才打点车马？”

这话倒把陆震霆问住了，他身上带伤，酒是碰不得了，女人更不行，但除了这两样，偌大个京城似乎再没有能解闷的玩意儿。他想起什么，便吩咐道：“套车去荣王府。”

他六叔可是个能人，跟着六叔总没错。无论如何他得消了身上这顿火，不然怎么着都不痛快。

他这一去就直等到第二天下朝才回，一进门换下朝服就招金达问话：“人呢？好了没有？”

金达道：“昨儿大夫诊过了，也开了方子，姑娘今儿还有些发热，现服过药，正在玉笙院里休息。”

陆震霆轻轻“嗯”一声，对金达的安排还算满意。

他昨夜在荣王城郊别院里遇上六叔新收的两个扬州瘦马，他原不打算受用，但一想到青青，肚子里就拱着一股火，虽身上带伤，不便脱衣，却叫那红缨用说话的地儿伺候了一回，他倒也满意，身上也松快许多，不过今早起来，红缨央他将她带走，他却没应，嘴上说在外偷着才有味儿，但心里嘛，到底是惦记家里这一位。

他理一理袖子就往外去：“我去看看她。”

他边走边问金达：“匕首的事查清楚了？”

金达猫着腰走在他一侧，恭敬道：“奴才查过册子，匕首原是王爷赏给玉姑娘的，现玉姑娘去了荣王府上，多半是玉姑娘当时日夜把玩，藏在床下不忍带走，或是想给王爷留个想念……”见他无语，金达匆忙补上，“原玉姑娘就住在玉笙院里。”

原来是赵小玉……陆震霆这下倒能找到理由给她开脱，只要不是处心积虑，故意引他去追白狐，这临时起意的事嘛……抢占民女，他也有错，姑娘烈性一点儿也难免。

就这么想着，人已经到了玉笙院。陆震霆进门前吩咐金达：“你盯紧点儿，别让她又找着剪刀什么的，回头想不开抹了脖子或是又给爷不痛快，就算你们办事不力，通通拿你是问！”

“是，奴才一定盯紧。”

到了门口，他却不让金达跟着，“就门口站着听吩咐。”

屋子里地龙烧得正旺，一进门就有热气熏得人脸上暖融融。再往前两步，十二扇屏风隔着六柱床，茜素红纱帐层层叠叠，帐子里睡着胧庆的掌上明珠，三年前仍与他有云泥之别的女人，此刻安安静静地被困在他私设的牢笼里，约莫世上再没有比这更让他得意的事儿了。

他坐在床沿，伸手抚她面颊，仿佛把玩一块上好的玉，细腻柔滑，任你再睁大眼也找不出一分瑕疵。他难保不生出几分旖念来，喉结忽而一动，他喉头干得很，要去她口中找一丝甘泉。他低头正要吻下去，离青青只差半寸远的时候，她忽然睁眼，安安静静地看着他：“不怕吗？”

陆震霆展眉一笑，俊朗的轮廓似叶片般舒展开，英气逼人：“爷什么时候怕过？”

说完，他便吻下去，含住她干涩的唇，来来回回舔了又舔，见她不肯张口，他自然有他的办法。一只宽大有力的手不知几时到了锦被底下，在娇滴滴的好物上捏上一把，惹得她开口惊呼，然而那呼救的话没能说出来，都落到陆震霆腹中，让他一口全吞了。他还要得寸进尺，在她口中探了又探，吮了又吮，非逼得她气息紊乱才罢休。

嘴唇离开了，他人还不肯走，拿大拇指摩挲她被吻得水光潋潋的唇，调笑道：“怎么？又想拿刀子捅人？你们汉人宫里怎么教的？公主一个个的动不动要人命？”

青青大怒，抬手就要给他一耳光，然而她仍在病中，动作迟缓，毫无意外地被他抓住了。他将她的手带到唇边，一下一下地啄她的手心：“心肝儿这脾气真是要不得，换了别人，早不知如何惩治你了。”

青青一偏头，躲开他看过来的眼：“还能如何？无非是个死字。”

陆震霆嗤笑道：“这世上让人生不如死的办法多了去了，心肝儿从小长在宫里，难道丁点儿也没见过？”

青青挣扎着想要把手抽回来，却是徒劳无功，等他玩够了放开手，她才有些许自由，撑起上半身，靠坐在床上，尽量离他远一点儿：“谁是你的心肝儿？我见了你就恶心，要杀要剐随便，只别这样凑上门来恶心人。”

陆震霆听得皱眉，但一看她，连生气发怒都好看得紧，他心里即便有再大的火气，多看两眼也就散了，伸在锦被底下的手便屈起食指弹一弹她，果见她蓦地往后一缩，满脸惊惧地望着他，越看越像他在太华山下追的那只白狐。

兴许她根本不是什么前朝公主，就是当日白狐所化，是个吸人精血的妖物。

陆震霆伸手抚她长发，低笑道：“放心，今儿你病着，先不动你。”稍顿，又说，“你那个宫女，过几日接到王府照旧伺候你，如何？”

青青不应，只抱着被子，想尽办法躲他。

陆震霆微微一晒，把手从被子底下抽回来，起身走了。

他走到门口吩咐金达：“去查查她身边还有什么亲近的人没有，能拿住的都先拿住，省得她想不开一头撞死。”

走一半儿，他又说：“找几个厉害丫鬟，一步不离地守着。”

金达犯难，太爷爷千算万算，怎么着也没想到会是这么个结果。

青青安安稳稳地歇了两天，陆震霆虽不来，但屋子里多出四个丫鬟，时刻不离地盯着她，唯恐她变个戏法凭空消失。

不知几时，外头的雪落了厚厚一层，府里的下人还没来得及清扫，任银白掩着柳绿，冷风当中也透出难得的鲜活气儿。

青青闷了太长时间，忽然合上书向门外走。丫鬟怎么喊，她都不理，大氅也不肯披，身上只穿一件石青色短袄，走进雪里。金达正巧赶过来，忙说：“这可使不得，姑娘，外头风大雪大的，您千万当心身子。”

青青瞥他一眼，只说：“有什么可担心的？”回过头继续向小花园里走，花园中心有一处湖泊，平日做游船赏景之用，近日天冷，风刮过湖面再吹在人脸上，便如刀割一般地疼。

但她恍然未觉，就立在拱桥上，身后跟着金达和四个丫鬟，但金总管不上前，其他人也只能干着急。

金达还想劝她回屋去，她却突然看着远处长廊说：“你主子来了，你太爷爷也没办法，不过……你猜我躲不躲得过？”

金达顺着她的视线望过去，长廊檐下，陆震霆正穿着紫金袍安安静静地站着，一语不发，似乎正等她发作。

青青收回视线，对金达说：“我走了，可千万别记着我。”

陆震霆向前迈步，后头孙达扯着春儿拖拖拉拉地凑过来。

青青嘴角含笑：“这算得什么？”眼看已经提起脚向前迈，金顺儿却领了个穿着蓝绸衣的少年出现在园中。

她只看了一眼，身子便僵了，声音也打战。连陆震霆走到近前来，她都没发觉，只晓得眼前一黑，是他抖开一件猩红大氅将她裹紧了收到怀里。他一扬下巴，冲着少年说道：“你们姐弟许久未见了，不去亲近亲近？”

陆震霆看着没用多大力气，但就是箍得她动弹不得。

远远地，青青认出来了，少年穿的是葛布箭衣，系白玉钩黑带，分明是宫中小太监的打扮。

青青又急又怒，一个劲地推他：“你放开我！我不见！我不见！”

陆震霆勾唇一笑，一把将她按在怀里，吻着她冻得冰冷的耳朵说：“好好好，不见就不见，都依你。”说完，一把把人扛起来往里院走。路过金顺儿身边时，他随口吩咐道，“赏他口水喝，下钥之前送回宫里。”

大雪落了满肩，少年不肯抬头，畏缩在金顺儿身后，一点儿声音都没有。

陆震霆一路扛着青青进屋，正好屋里头地龙烧得正旺，方才还被冷风吹得几乎没有知觉，才进来就感觉到一股暖意。

陆震霆把她扔在榻上，先冲着院里的奴才发了一通脾气：“连个人都看不住，要你们有什么用？今儿当值的先一人二十板子，金达自己给自己挂账，再换一拨人来。”

一时间哭声一片，倒没有一点声儿从青青身上溢出来，她要哭也是没声没息的，眼泪涌出来，在腻腻的皮子上游走，最终落在榻上铺得厚厚的锦缎上。

陆震霆把披风扔给金达，大大咧咧地坐在她对面，一只手撑着炕桌，一只手捏住她下颌，将她缀满泪痕的小脸拧过来，皱眉道：“哭什么？大冬天的都敢往湖里跳，见了亲弟弟却哭成这副模样，怎么？爷还委屈你了不成？”

青青挣开他的手，横眉冷对：“我原不该在你面前哭，只你们陆家的人，没半点儿道理，要杀要剐都随便，哪有你们这样……把好端端一个人……”她气急，说不下去。

陆震霆浑不在意，摆摆手道：“得了，这还是皇上仁慈，留他一条命，也不让他伺候什么，就在宫里头养老，不也平顺？再说了，你怎么知道他自个儿不乐意？你们汉人不是有句俗话——好死不如赖活着吗？”

“你——”

“爷这是闲得慌，好心开解开解你，省得你又想不开，见个带水的就往里跳。”他眸色一暗，拉住她微凉的手在掌中揉搓，“再有个万一，你可就见不着手脚齐全的了。”

“你们皇上都已经放过他了！”

“那又如何？爷要弄死谁，谁还拦得住不成？”他这话讲出来，竟是连皇帝都不怕，见她白了一张脸，又忍不住放缓了语气道，“自然，爷想要的人，也从来没有得不到的。”

青青低垂眼睑，一个字都不想和他多说。

这时候金达进来回话：“王爷，春儿姑娘在外候着呢，是见还是不见？”

“让她进来，给她主子磕个头。”

春儿几乎是爬进来的，跪在榻下，给陆震霆磕头：“奴……奴婢春儿，见过王爷，见过……见过姑娘。”

主仆相见，青青却冷硬异常：“你来做什么？快回你的暨阳宫去。”

陆震霆看着她，慢悠悠地带出个笑容来：“不忙，暨阳宫又不是什么好地方，就让她还照原样跟着你，陪你说说话解解闷。”

他一扬手：“下去吧，叫金达进来伺候。”

金达连忙叫了人，把茶水点心都奉上。

算时间，陆震霆应当是刚下朝，顺带进宫领了个人便匆匆赶回来，结果还对着一张冷脸，想着想着愣让他想出点儿委屈来。他伸手揽了她坐在膝上，大手掐着细细腰肢，真是不盈一握，就这么一亲近，便轻而易举地让他热起来。他顺势把头埋在她颈间，嗅了嗅，问：“心肝儿用的什么香？怎么这样好闻？”

青青自知推不动他，便只能冷着脸回答：“横竖都是你府里丫鬟置办的，要想知道，你问她们去。”

陆震霆好一阵笑，继而窸窸窣窣地吻她纤长的脖颈：“哪是什么香，爷闻着都是心肝儿的体香，是从哪儿来的？是那小荷才露尖尖角？还是蓬门今始为君开？今儿给爷开一开可好？”

他那荤话一串接一串地说个没完，青青的脸“唰”地一下变得通红，忍不住去捶他，他却越发地躁起来，手在她身上摸索着。他笑道：“原以为是个小东西，哪知道藏着掖着，竟藏了个大宝贝，心肝儿，让爷再找找，找找你还藏了什么？”

“你滚开！放开我！强取豪夺，你们陆家的人还要不要脸了？”